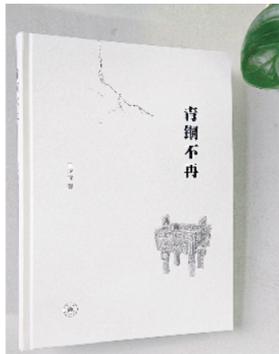


## 新书推介

## 金石气的思想和文字

——读王少青先生新版《青铜不再》

顾玉杰



王少青先生著作《青铜不再》

津有味,引人入胜。真是无“忘机”之功,难达“会古”之境!

在品读这些文章之前,多扯两句“忘机”。“忘机”意为消除机巧之心,使心境淡泊宁静。这两个字,可以追溯到《庄子》“有机事者必有机心。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。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,神生不定者,道之所不载也”。存在机心就会丧失纯朴洁白的品质,以致心神不定、道之不容。王勃也有诗句“尔乃忘机绝虑,怀声弄影”,摒弃杂念,只与自己的声音、自己的影子相伴,可见恬然自守的心境。“忘机”,自古以来就深得文人的喜欢,李白有著名的“我醉君复乐,陶然共忘机”,苏轼也表达自己超尘绝世的“谁似东坡老,白首忘机”……我思忖,少青先生当是秉持了这种心神皆定做学问的态度,以及超然物外“遗书几卷忘机”的澄澈襟怀。

《青铜不再》的书名取自其中一篇文章。楚国都城,是战国中后期的一个重大事件,不仅恢复了楚国之气,也几乎要改变诸侯格局。风云变幻,群雄逐鹿,问鼎中原。历史的硝烟散尽,古陈淮阳空遗荒冢。作者感叹:“王朝迟暮,空有铸鼎的情怀,只是这情怀已由青铜的坚硬,变成了泥土的松脆。”

在《人之所畏不可不畏》中,谈到老子故里之争时,作者说:“这位老人虽然‘不知所终’,但‘史家之绝唱’留下来了,林立的碑碣留下来了,把答案交代得清清楚楚,没什么好置疑的,没什么可研讨的。”这里显现作者独立思考的史学观点,不泥古,不唯前人定论,能在众说纷纭中坚持自己的独到见解。

类似的文字还能举出很多,读时深深理解了少青先生为什么会以“忘机会古”来命名,没有“忘机”的境界,就不会耐得住寂寞、忍得了枯燥,就不会有泡在各种文化典籍里的专注和忘我,就不可能拥有这么庞大的历史文化的积累。更加难能可贵的是,作者不仅仅是使用资料,而是将资料揉碎、融化在自己的文字里,信手拈

来,左右逢源,在浩繁的史籍中纵横捭阖,恣意挥洒。

少青先生的文字,没有历史类读物阅读上的沉闷和滞滞感,不少透着灵动诗意、飘着奇思妙想的句子,甚至是不乏诙谐、幽默的段子梗。作者写平粮台古城遗址,“就是一碗清汤淡盐、原汁原味的阳春面……没有鸡精,没有海鲜,有的只是麦子的味道,只是土地的味道”;他说《诗经·陈风》失忆了,“它记不得自己是来自东周的原野,还是来自汉代的书斋;记不得自己是要咏物抒怀言志,还是要速谁骂谁八面出击;记不得是坚持本来面目的自己更真实,还是服从后人评论成为的自己更真实”;写弦歌台说到孔子,“六艺皆通的孔子,却遭遇了与他五行相克的人生”“几十年的颠沛流离,处处碰壁,使这位圣人蹒跚的背影,更像后世的苦行僧”;写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起义的张楚政权,“当历史走到一个叫大泽乡的地方时,一场透雨浇得人血脉偾张,造反的情绪如野草般疯长”“迅速进入高潮的剧情,必然以转折形成自己的叙事结构而收尾。历史也是如此”……这些珠玑般亮眼的文字、飞扬饱满的写作状态,也凸显了作者深厚的驾驭语言的文学功力。

在其他三部分文章中,更多能窥见少青先生对师友的浓烈感情、对地方人文的深刻思考和追问。虽然少青先生认为“文字要由思想掌控,而不应由情感掌控”,但字里行间还是流淌着极力克制的深情。他追思何仰羲、肖士栋、王展霄的文章,读来令人动容。《知耳之作》是对师长萧士栋的怀念,萧先生曾嘱他刻一方闲章“知耳之作”,后来这章便常钤盖在文稿和书法作品上。“已知天命的淡然,和尚未耳顺的激昂,熨帖地合于萧先生一身”。文末有这样几句:“夜静更深,月光如水透窗而来,偶尔有几声晚蝉的鸣叫。忆起与先生交往事,神思幽幽,几不可收。”似无一字言情,却又字字是情!

《人文首先是一种精神》,是

“世象正义”中的一篇。我很想知道少青先生是怎样理解人文这样一个宽泛概念的。“人文概念的宽泛,应该理解为一种包容性”“这种包容性的人文要扮演好积极的社会角色,就要超越于历史、哲学、文学、宗教、地理、经济等一切文化形态,克服其易患的狭隘病,从物欲自我的异化这一深不可测的泥潭中解脱出来,把握以文为质、以人为本的内核,张开精神的垂天之翼,飞升于人类理想的境界”。可以看出,少青先生给“人文”的定义,是有自己深刻思考的,他的这种自信,源于深厚的文化积淀。还有他的论城市文化,“评价一座城市、认可一座城市、选择一座城市,就如同智慧的年轻人选择伴侣一样,首先就要有‘有趣的灵魂’”。那个“灵魂”又在哪儿呢?少青先生给出答案:“文化是城市的灵魂……这种文化必须是统一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背景之下的……凝聚成城市灵魂的城市文化,必须有鲜明的个性特色,以独有的地域特质,彰显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化活力。”表达的飘逸和思想的深邃,就这样浑然一体,让人可以在轻松温婉的阅读里,碰触抚摸生硬晦涩的人文概念。你可能想不到,这是作者在第八届博览会博物馆发展高峰论坛上的主旨演讲,题目是《让城市的灵魂更有趣》。

近日,北京的著名学者李志先生这样评价《青铜不再》:“这是我接触到的最具有金石气的思想和文字。”这话很独特、很深刻,能够领悟明白的,更会认为很准确。

少青先生满怀对历史的敬畏,对脚下这一方土地的挚爱,融会贯通文史哲,用敦论的形式解读历史和现实,逻辑严谨,思维缜密,可谓“静观自得、独出己意”。所有的文字浸润着诗意的“陈风”,弥漫着更多的历史烟云。作者的思想高度、思考深度,以及文风表达的凝练精粹,诠释了一个文化大家的治学风范。①8

(作者系周口日报社党委书记、社长,高级编辑。)

## 书画欣赏



春染祁连山

刘佰明作

毛琦是我尊敬的仁兄,是我书画创作上的挚友。

他把国画作品《天地和同》发给我。我初观作品,雄浑厚重中始见清雅,气势恢弘里举重若轻,扛鼎笔力于浓墨淡雅中凸显。入目细看,取巧处又穆如清风,那种以宿墨取静,那种施淡彩神融,好一派天地和同!当时,我发语音问他:“哥哥,这幅画有点意思,请您把这个艺术家的简历发过来,我研究一下!”毛琦兄旋即回复:“您看落款,是谁画的!”我仔细看了下落款,顿时惊喜交加!惊的是毛琦画的,喜的是毛琦画的!当时我联想到毛琦兄的性情,畅然大笑曰:“也只有毛琦兄能出如此佳作矣!”

我按捺不住狂喜,要为国画《天地和同》写点观后感。

此作品从落款、钤印可以推断其尺寸不小。不领会画意时会略感粗糙,可一旦读懂作品,方知其作藏巧于大拙,戏墨弄彩大开大合之笔法难得。

《天地和同》开篇布局疏密相间,于密处实不透风,从疏处更见潇洒!左半部冲天直柱,乍看有点突兀,实际乃扛鼎之笔。其一,收笔虽冲天但起笔没破地,又有一枯蓬相映;其二,有右边几处荷秆相拽,使冲力破了几分;其三,毛先生作画时已经意识到此点,于是,钤了一方佛印,使冲力又化解了几分;其四,最绝妙处是左边荷叶的飞出一笔,恰恰又起到牵制的作用。有如此细节安排,此作岂不完美乎?另外,毛先生在构图时摒弃常规的满篇荷叶纵横法,取满池枯蓬一片丰收景象为主要创作素材,其相交穿插、遥相呼应、串零为整,致使气脉通畅的同时,又使用了大胆夸张的手法,于下部简单几片弱化的荷叶与突出的主题枯蓬进行鲜明对比,达到了个性强烈且和谐悦目、大气磅礴的整体效果!

此作藏款于右边之角,通观整幅作品不奇不奇、奇而不奇之美所在,正应了黄宾虹先生的“奇而不奇三齐画”之理论,是一幅偶然天成的好作品。

希望毛琦兄以后在宿墨的运用及书法的线条上再扎实那么一点,相信中原大地将很快又走出一位个性十足的书画家!

(作者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,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。)

本版统筹审读:董雪丹

## 文化溯源

## 三川十馆:周家口商贸发展的高光时刻

王爱民

梳理周家口城镇的演变,你会发现它从一开始就向商业城市发展。据1994年出版的《周口市志》记载:先有永宁集(明洪武初年1368年),后有周家口(明永乐年间1403年~1424年)。周家口自明朝逐波兴埠,至清朝中期形成“三岸鼎立、夹河而峙”的城市格局。漕运带来了商机,商机孕育了商业,商贸经济贯穿在周家口的历史发展脉络之中。它北通燕赵、南达江楚、西连秦晋、东接淮泗,水运通畅,舟车辐辏,曾吸引湖南、湖北、广东、广西、山西、陕西等地的商家巨贾云集于此,相继建立许多会馆,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0处。

周口十大会馆多为庙馆合一,是神灵崇拜和商业文化的结合。1986年《周口文史资料》第三辑、1994年版《周口市志》均有明确记载。当年周家口的十大商业会馆,最早建于清康熙盛世,个个巍峨壮观,分布在周家口三岸的街巷,遥相辉映。北岸山陕会馆(北岸关帝庙)、覃怀会馆(迎水寺)、江西会馆(万寿宫)、江南会馆(草关帝庙)、糖业会馆(寿阳公所)、陆陈会馆(平王庙)、油业会馆(大王庙)、南岸山陕会馆(南岸关帝庙)、两湖会馆(禹王宫)、福建会馆(天后宫)。

会馆的基本功能是“祀神、合乐、义举、公约”。“祀神”是举办各类神祇祭拜,树立了集体象征和精神纽带;“合乐”则为流寓人士提供了聚会与娱乐的空间;

“义举”则是帮助遇到困难同行,即自助互助功能;“公约”则是相互规约,制定规章制度,完善商业机制。

各地的会馆体现了各地的文化传承,个个都是文化与艺术凝聚的殿堂,承载着一个行业或一方客商的信仰与价值观念。北岸山陕会馆由山陕商人建于清康熙三十二年(1693年),通过敬奉关羽,突出“诚信为本、义字当先”的价值理念。福建会馆又叫天后宫,位于贾鲁河西岸,由福建烟商建于清乾隆十五年(1750年)。福建人信奉妈祖,妈祖亦称“天妃”“天后”,被奉为“海上救护神”。两湖会馆位于沙颍河南岸,由湖南、湖北商人建于清乾隆二十五年(1760年),大殿正位设禹王像,后人以“治水先师”敬之。北岸的江西会馆,又称万寿宫,由江西商人建于清乾隆四十五年(1780年),祭祀净明道派祖师许逊,“一人得道,鸡犬升天”的故事就出自于他。覃怀会馆由怀庆府(现在的豫北)药商建于清乾隆四十五年,尊崇岳飞、张显、汤怀、王贵,又名“四圣会馆”。周家口还有很多行业会馆和庙宇,粮商建了陆陈会馆、油商建了油业会馆、酿酒商建了酒仙庙、机坊商建了机神庙……

各个会馆对本地商民都有明确要求:把崇德守信、先义后利放在首位。清代,周家口的商民诚实守信,商业信誉很高。周家口市场上用的是十六两秤。十六两秤上的秤星,每一颗代表一颗星宿,它们是:北斗七星,南斗六星,再加上福、禄、寿三星。给客人秤高就“增福、加禄、添寿”,倘若缺斤短两,少一两叫“损福”,少二两叫“伤禄”,少三两叫“折寿”。在秤杆上嵌这十六颗星时,其星的颜色必须是白色或黄色,不能用黑色,比喻做生意要心地纯洁,不能昧着良心挣黑钱。这些秤星时时

告诫生意人:务必买卖公平,切莫缺斤短两害人害己。这种神灵威慑蕴含的经商之道,助推着周家口的商贸繁荣。

周家口的十大商业会馆,每个月的初一有一项重要的任务,就是校秤,把各商行使用的秤收起来,一家一家校对。哪家用秤不合规定,轻者罚款、罚聚餐、罚唱大戏,重者停业整顿,直至取消经营资格,永远不得经商。校过秤后,贴上标签,合法使用。如发现使用未校的秤,立即处罚,决不过就。这种用会馆管理商贸活动的方法确实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。清乾隆二十五年(1760年),周口关帝庙《众商议立行规序碑记》中有明确记载:“故犯条规,公议罚钱三台、银十两,入诸会馆公用以儆永远……”

会馆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却不宜明说的功能——实力展示。这个功能体现在各个会馆庞大的建筑体量和极为繁复的建筑装饰上。清康熙二十年(1681年),山陕商人在周家口偏西沙颍河南岸,先建了关帝庙,占地20亩。12年之后,清康熙三十三年(1693年),财大气粗的山陕商帮又着手在沙颍河北岸建北岸会馆。北岸山陕会馆前后历时159年落成于清咸丰二年(1852年),被今建筑学家誉为“豫东平原保存最好的、建筑艺术价值较高的古建筑群”。这种实力展示,还有着品牌宣传的作用,表达出山陕商帮在异乡地域的强烈存在感。

捐建北岸山陕会馆者,主要是山陕籍行商和坐贾。行商每年往返于途,在周家口停留、储货均有赖于会馆;坐贾,全年在镇里经营。两者对会馆各有倚重,为建会馆他们捐资抽厘,“按实际经营额的千分之一抽取”。据碑记,清道光年间一次重修中,出钱最多、出力最大的是八家晋商,即“董合盛、李源发、李玉

成、王恒吉、路成盛、刘兴盛、牛公盛、李玉盛”。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许檀根据北岸山陕会馆内多通重修碑记,研究发现,当时周家口山陕商人,有坐贾164家、行商320家,合计为484家,众多小商家(至少有五六百家),因抽厘不足三两“不列名于碑”,这些加在一起,总数量当超过1000家。这仅仅是北岸山陕会馆所属的商家,还不包括沙颍河南岸山陕会馆所属商号。许檀得出一个惊人结论:“清中叶周口鼎盛时期,全镇商人商号,约有1500家~2000家。按捐资抽厘金额估算,周家口全镇的商业规模约为五六百万两。”若按一两白银折合人民币180元计算,周家口的年经营规模当在10亿元人民币左右,就是在当今也不是小数。

周家口商贸发展推动着城市的快速扩张。至清朝末年,周家口建成区面积方圆10余里,人口突破20万人。最繁盛时,周家口本地居民10万人,流动人口10万人。周家口两岸码头22处,船户700多家,拥有货船超过千艘;陆地寨门41座,镇中心街道120条,清真寺8座,各类大小庙宇50余座,时称河南“四大名镇”之一,中原一大商埠。

商贸发展促进了物资的聚集。安徽的茶麻、两湖的竹木、两广的蔗糖、苏杭的丝绸、天津的食盐由淮入颍至周家口转运,行销西北、华北各地,山西的铜铁、蒙疆的骡马,连同省内豫西的山货、豫东的粮食、棉花、油料等农产品或在周家口进行交易,或源源不断地由颍水入淮河运往东南各省。

商贸发展促进了专业化的分工。遍布于周家口三岸的72条主要街道,几乎全是手工作坊和商铺。每条街就是一个专业市场。一类是以经营的商品命名的街道,如卖糕点果品

的果子街、卖粮食的坊子街、卖山货的山货街、经营金银货的德货街、经营京广杂货的义街。另一类是以加工的商品命名的街道,如打制铜器的打铜街、榨油的油坊街、纺麻的麻线街、制皮革的皮坊街、制胡弦的弦坊街、造纸的作坊街、制竹器的篾子街、打铁的丁字街等。

商贸发展促进了文化的融合。周家口既是财货聚散之所,也是文化荟萃之地。商人来自全国各地,不同的地域文化,不同的价值追求,大家和谐共生,兼容并蓄,形成了和而不同、安然共处的社会格局,以及提炼升华、共同遵循的精神信条。周家口有悦来街,取自《论语》“近者悦,远者来”。

因为周家口的繁盛,清雍正二年(1724年)升陈州为直隶州,清雍正十一年(1733年),陈州知州董起盛奏请将陈州升格为府:“请照江南徐州,直隶天津,山西蒲州、泽州等处之例,将陈州改为府治。”并阐述周家口作为陈州升府之理由:“一切刑名钱粮、稽查保甲、各处验勘难以悉举,事本繁多。”清雍正十二年(1734年)陈州再升级为陈州府。

一个分辖于陈州、商水二县治下的商业码头,竟让地方上奏朝廷,获“恩准”连升两级——陈州由正县级升为副地级州、正地级府。周家口虽并未正式成为独立的政区,但周家口作为一个商业市镇,其资本的雄厚、客商的聚集和市场的繁荣成为陈州升府一事中的巨大优势。

